

近思錄集解

近思錄集解序

皇宋受命列聖傳德躋唐越漢上接三代統紀至天僖明道間仁深澤厚儒術興行天相斯文是生濂溪周子抽關發朦啓予載無傳之學既而洛二程子關中張子續承羽翼闡而大之聖學涇而復明道統絕而復續猗與盛哉中興再造崇儒務學通遵祖武是以鉅儒輩出汾派太原考合繙論時則朱子與呂成公豫撫四先生

之書條分類別凡十四卷名曰近思錄規模之  
大而進脩有序綱領之要而節目詳明體用兼  
該本末殫舉至於闢邪說明正宗罔不精覈洞  
盡是則我宋之一經將與四子並列詔後學而  
垂無窮者也嘗聞朱子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  
思錄四子之階梯蓋時有遠近言有詳約不同  
學者必自近而詳者推求遠且約者斯可矣衆  
年在志學受讀是書字求其訓句探其旨研思

積久因成集解其諸綱要悉本朱子舊註參以  
卷堂記聞及諸儒辨論擇其精純刊除繁複以  
次編入有闕畧者乃出臆說朝刪暮輯踰三十  
年義稍明備以授家庭訓習或者謂寒鄉晚出  
有志古學而旁無師友苟得是集觀之亦可期  
通大義然後以類而推以觀四先生之大全亦  
近思之意云淳祐戊申長至日建安葉采謹

序

集解目錄

紫陽先生朱文公

南軒先生張宣公

東萊先生呂成公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名韜

節齋先生蔡氏名淵字伯靜

果齋先生李氏名方子字公晦

近思錄

周子太極通書

周子名摶，字茂叔，道州營

藩邸名改摶

頤世爲道州營

人營道縣出郭三十里有村落曰濂溪

氏家焉先生晚年卜居廬阜築室臨流萬濂

溪之名

明道先生文集

先生姓程氏名顥字伯淳太師文淵公趙其墓曰明道先生

生

伊川先生文集

先生名顥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家居河南伊水之上

周易程氏傳

程氏經說

程氏遺書

程氏外書

橫渠先生正蒙

先生姓張氏名載字子厚世  
大梁人父迪知涪州事卒于

官遂僑寓鳳翔郿縣橫渠鋪

南大振谷口晚年居于橫渠

橫渠先生文集

橫渠先生易說

橫渠先生禮樂說

橫渠先生論語說

橫渠先生孟子說

橫渠先生語錄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熟其廣大闊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總六百二

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首

卷首

論道二卷總論爲學大要二體六卷論致知四卷論存養處已五卷

用力

二卷

論爲學大要二

論致知四

論存養處已

卷五

論克己六卷論家道七卷論出處義利八卷論治體九卷論治法十卷

治人

八卷論治體九

卷十

卷十一

論政事十二卷論教學十二卷論警戒十三卷論警戒

與夫所以辨異端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觀聖賢十四之大畧皆粗見其梗槩以

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  
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  
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

沈潛反覆優柔厭歎以致其博而反諸約  
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  
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  
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  
月五日朱熹謹識

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  
說大抵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  
緝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

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槩則亦何所底止  
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  
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  
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  
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厭卑近而驚  
高遠躡等凌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  
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淳熙三年

四月四日東萊呂祖謙謹書

進近思錄表

臣采言先儒鳴道萃爲聖代之一經元后崇文  
兼取微臣之集傳用扶世教昭揭民彝臣采實  
惶實恐頓首頓首竊惟鄒軻既歿而理學不明  
秦斯所焚而經籍幾息漢專門之章句訓詁僅  
存唐造士以詞華藻繪彌薄天開皇宋星聚文  
奎列聖相承治純任於王道諸儒輩出學大明  
於正宗逮淳熙之初元有朱熹之繼作考圖書

傳集之精粹溯濂洛關陝之淵源撫其訓辭名  
近思錄彙分子有四卷六百二十二條凡來端  
用力之方暨處已治人之道破異端之扃鑄闢  
大學之戶庭體用相涵本末洞貫會六藝之突  
奧立四子之階梯人文載開道統復續臣昔在  
志學首受是書博參師友之傳稍窮文義之要  
大旨本乎朱氏旁通擇於諸家間有闕文乃出  
臆說刪輯已逾於二紀補綴僅成於一編祗欲

備初學之記言詎敢塵乙夜之睿覽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天錫聖智日就緝熙遵累朝之尚儒  
講誦不違於寒暑列五臣於從祀表章遠邁於  
漢唐豈徒褒顯某人正欲闡明斯道俯詢集解  
之就緒遽命繕寫以迄官儻於宮庭朝夕之間  
時加省閱即是周程張朱之列日侍燕閒固將  
見天地之純全明國家之統紀表範模於多士  
垂軌轍於百王寧自中古以來未有若今之懿

臣幸逢上聖獲效愚衷顧以螢燭之微仰裨日  
月之照五千文十萬說雖莫贊於法言四三王  
七六經願益恢於聖化所有近思錄集解壹部  
拾冊謹隨表上進以聞千冒宸嚴臣無任戰汗  
屏營之至臣采實惶實恐頓首頓首謹言

淳祐十二年正月

日朝奉郎監登聞鼓院

兼景獻府教授臣葉采上表

近思錄卷之一

凡五十一條

此卷論性之本原道之體統蓋學問之綱領也

濂溪先生曰無極而太極

朱子曰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而實浩化之

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蔡節齋曰朱子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又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又曰無極者只是說這道理當初元無一物只是有此理而已此箇道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詳此三條皆是主太極而爲言也又曰從陰陽處看則所謂太極者便只是在陰陽裏而今人說陰陽上而別有一箇無形無影底是太極非也又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

則萬物中有太極又曰非有以離乎陰陽即陰而指其本體詳此三條皆是主陰陽而爲言也故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蓋自陰陽未生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必當先有自陰陽既生而言則別有太極常爲陰陽主者固爲陷乎列子不生不化之謬而獨執夫太極只在陰陽之中之說者則又失其樞紐根抵之所爲而大本有所不識矣愚按節齋先生此條所論最爲明確而或者於陰陽未生之說有疑焉若以循環言之則陰前是陽陽前又是陰似不可以未生言若截自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言之則一陽未動之時謂之陰陽未生亦可也未生陽而陽之理已具未生陰而陰之理已具在人心則爲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總名曰太極然具於陰陽之先

而流行陰陽之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  
內一太極而已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  
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  
兩儀立焉朱子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大命之流  
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  
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  
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

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

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愚謂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

若言太極流行之妙，相推於無窮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言二氣對待

之體，一定而不易也。邵子曰：用起天地，先體立天地。後是也。然詳而分之，則動而生陽，靜而生

陰者，是流行之中定分；未嘗亂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者，是對待之中妙用；實相流通也。陽

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朱子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自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則水木火金土。

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  
或問陽何以言變陰何以言合曰陽動而陰隨  
之故云變合○愚謂水火木金土者陰陽生五  
行之序也木火土金水者五行自相生之序也  
曰五行之生與五行之相生其序不同何也曰  
五行之生也蓋二氣之交變合而各成天一生  
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所  
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是也五行之相  
生也蓋一氣之推循環相因木生火火生土土  
生金金生水水復生木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  
焉是也曰其所以有是二端何也曰二氣變合  
而生者原於對待之體也一氣循環而生者本  
於流行之用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  
無極也朱子曰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

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至於所以爲太極者又無聲臭之可言也○愚按此圖即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之義而推明之也但易以卦爻言圖以造化言卦爻固所以擬造化也

五行之生

也各一其性

(張南軒曰

五行生質雖有不同然太極之理未嘗不存也五行

各一其性則爲七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

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朱子曰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

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妙合者太極二五本混  
融而無間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  
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  
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  
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  
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  
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  
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  
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  
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  
也○愚按繫辭天地𬘡缊萬物化醇氣化也惟  
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形化也圖說蓋本諸此惟  
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  
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朱子曰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

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賜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本注云聖人之道此也而主靜本注云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朱子曰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

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亦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以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李栗齋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五性皆有動有靜也惟聖人能定其性而主於靜故動而不善而人心之太極立焉蓋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靜此立極之要領也或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何也愚謂此圖辭義悉出於易易本陰陽而推之人事其德曰仁義其用曰中正要不越陰陽之兩端而已仁義而既中正則仁爲姑息義爲

忍刻之類故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朱子曰  
聖人大

易尤重中正君子修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  
極不假脩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言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  
之悖之亦在乎敬賈之間而已矣敬則寡而賈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故曰立天之道曰陰  
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朱子曰陰陽成  
象天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  
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剛一  
太极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

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愚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即太極也。在天以氣言曰陰陽在地以形言曰剛柔在人以德言曰仁義此太極之體所以立也。死生者物之終始也。知死生之說則盡二氣流行之妙矣。此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凡此二端發明

太極之全體大用故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蔡節  
聲曰

引以結證一圖之義。易有太極易變易也。夫子所謂無體之易也。太極至極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也。故周子太極圖說特以无極而太極發明。易有太極之義。其所謂无極而太極者。盖亦言其無體之易而有至極之理也。是其无極之真實有得於夫子易之一言而或以爲周子妄加者謬也。且

其圖說無非取於易者而其篇末又以

大哉易也結之聖賢之言斷可識矣

誠無爲

朱子曰實理自然何爲之有即太極也

幾善惡

朱子曰幾者動之微

善惡之所以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

也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朱子曰道之得於身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性也

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性焉

安焉之謂聖

朱子曰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已三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

學問強勉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朱子曰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

也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子曰發之  
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  
妙用而不可知者也。愚謂性焉復焉以誠而  
言也安焉執焉以體而言也發微充周則  
幾之動而神也即通書次章誠幾神之義

伊川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  
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  
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  
之達道文集下同。說見中庸朱子曰喜怒哀  
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  
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  
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

中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  
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不動是也  
言者本注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  
有指用而惟觀其所見如何耳

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  
健而無息之謂乾朱子曰性情便有情有情便有性火之性情則是熱水之性清則是寒天之性情則是健健之體爲性健之用是情惟其健所以不息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

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易傳下同  
○道者天

理當然之落專言天者即道也分而言之指其形體高大而無涯則謂之天指其主宰運用而有定則謂之帝天所以主宰屬陽化者理而已功用造化之有迹者如日月之往來萬物之屈伸是也往者爲鬼來者爲神屈者爲鬼而伸者爲神也妙用造化之無迹者如運用而無方變化而莫測是也。朱子曰功用言其氣也妙用言其理也功用兼精粗而言妙用言其精者黃勸齋曰合而言之言鬼神則神在其中矣析而言之則鬼神者其粗迹神者其妙用也伊川言鬼神者造化之迹此以功用言也橫渠言鬼神二氣之良能此合妙用而言也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

四者爲乾卦彖傳在天爲四德元亨利貞也。在人  
四德之一仁者五常之一專言元則亨利貞也。在人  
其中專言仁則義禮智信在其中益元者天地  
之生理也。亨者生理之達利者生理之遂。貞者  
生理之正也。仁者人心之生理也。禮者仁之節  
文義者仁之裁制知者仁之明辨信者仁之實  
實也。朱子曰仁之一事所以包四者不可離  
其一事而別來。兼四者之仁又曰仁是生底意  
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須得辨。遜斷制是某  
三者方成。

得仁之事

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朱子曰命猶諾物性  
猶職任天以此理命  
於人人稟受此  
理則謂之性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

剥之爲卦諸陽消剥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  
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  
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  
無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  
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剥盡則爲純坤豈復有陽  
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  
剥爲坤陽來爲復陽未嘗盡也剥盡於上則復

生於下矣

一氣無頭消亦無頤息以卦配日積三十日而成二月亦積三十分而成

一爻九月中

於卦爲剥陽未剥盡猶有上九爻剥三十分至十月中陽氣消盡而爲純坤然

陽幾盡於上則已萌於下積三十分至十

中然後陽氣應於地上而成復之一爻也蓋陰

陽二氣語其流行則一氣耳息則爲陽消

則爲陰消之終即息之始不容有間斷故十

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

耳十月於卦爲坤恐人疑其無陽故特謂之陽

月所以見陽氣已萌也陰於四月純乾之時亦然陰之類爲小

人故聖人不言耳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隸

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

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復卦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朱子曰十月積陰陽

氣收斂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倪可見一陽既復則生意發動乃始復見其端倪也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

復卦六二傳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脉故

白天下之公四端萬善皆統乎仁故曰善之本也

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

咸卦九四傳視伸往來咸應無窮自屈而伸則屈者

感也伸者應也自伸而屈則伸者感也屈者應也明乎此則天地陰陽之消長變化人心物理之表裏盛衰要不外乎感應之理而已

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唯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恒卦彖傳隨時變易不窮乃常道也日月往來萬化屈伸無一息之停然其往

來屈伸則百萬古而當然也

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

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

革卦上六傳性無不善才者性之所

能合聖與氣而成氣質則有昏明強弱之異其昏弱之極者爲下愚

所謂下愚有

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

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唯自暴者拒

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

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

人性本善自暴者嚙矣而

不信乎善是自暴害其性也自棄者雖知其善然怠放而不爲是自棄絕其性也此愚之又下惡之所爲自棄者柔惡之所爲

然天下自棄

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矣而才力有過人者固幸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史記稱糴紂資辨捷疾聞見知足以拒諫言足以節非則其天資固非昏愚者然其勇於爲惡而自絕於善要其終則真下愚

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

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

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革卦上六曰小人革面下愚小人自絕於善然畏威

刑而欲免罪則與人無以異是以亦能掩其不善而存其善唯其畏懼有與人同者是以知其

之本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理即是義然事物各有理裁制事物而合乎理者爲義

○朱子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彼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非程子一語則後人未免

有義外之見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經說下同

○動靜相推陰陽密移無有間斷有間斷則有端始無間斷故曰無端無始也其所以然者道也道固一而無間斷也異時論剥復之道曰無間可容息也又曰其間元不斷續皆此意也朱子曰動靜相生如循環之無端

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人曰  
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人而不仁則私  
慾交亂害于正理固宜舛逆而無序乖戾而不  
和也序者禮之本和者樂之本

明道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

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遺書下同

○分者天理當然之則天之生物理無虧欠而  
人之處物每不盡理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一  
毫不盡其心不當乎理是爲不盡  
分故君子貴精察而力行之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

天也

說見乾卦九三文言發乎真心之謂忠盡乎實理之謂信忠信乃進德之基終日乾

乾者謂終日對越在天也越於也君子一言一

勤守其忠信常瞻對乎上帝不敢有一毫欺慢

之意也以下皆發明

所以對越在天之義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

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

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

教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所謂太極本無極也體猶質也陰陽變易乃太極之體也故其體謂

之易其所以變易之理則謂之道其變易之用

剛謂之神此以天道言也天理賦於人謂之性

循性之自然謂之道因其自然者而修明之謂

之教此以人道言也惟其天人之理一所以終

日對越在天者也

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

謂盡矣

浩然盛大流行之貌蓋天地正大之氣人得之以生本浩然也失養則餒而無以配夫道義之用得養則充而有以復其正大之體盡矣謂無餘事也此言天地人之氣一所以

終日對越在天者也

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

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

過如此

大小猶多少也中庸論鬼神如此其盛而卒曰誠之不可揜誠著實理所謂忠信之體天人之間通此實理故君子忠信進德所以爲對越在天也

形而上爲

道形而下爲器類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識

解道者指事物之理故曰形而上器者指事物之體故曰形而下其實道寓於器本不相離也蓋言曰用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所謂終日對越在天者亦敬循乎此理而已但得

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不繫猶不拘也言人能體道而不違則道

在我矣不拘人已古今無往而不合蓋道本無間然也

醫書言手足瘻癰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

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人無私敵則自然愛而公矣所

謂仁也苟是理不明而爲私意所隔截則形體  
爾汝之分了無交涉譬喻如手足廢棄氣不相貫  
疾痛病痒皆不相干  
此四體之不仁也故博施濟衆乃聖之功用

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

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

可以得仁之體

說見論語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子貢以是言仁未識仁之

體夫子告之使知人之欲無異己之欲施於人者亦猶施於己近取諸身而譬之於人則得矣  
仁之術即此可見仁之體也○朱子曰博施濟衆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提起正是一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又曰博施濟衆固仁之極功但只乍見孺子將入井時有怵

惕惻隱之心亦便  
是仁此處最好看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

人之有生氣聚成形

理亦具焉是之謂性性與氣本不相離也故曰性即氣氣即性

人生氣稟理有

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

氣稟

雜操善惡由分此亦理之所以所有然原是性之本則善而已非性中元有善惡二者並生也有

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

本注云后稷之克岐克

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必滅若教氏之類

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程子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

此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愚謂原天命賦予之初固有善而無惡及氣稟拘滯之後則其惡者謂非性之本然則可謂之非性則不可性一也所指之地不同耳蓋

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

已不是性也

朱子曰人生而靜以上是大物未生時不可謂之理未可名爲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

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此重釋生之謂性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

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

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獨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

繫辭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繼之者善也。孟子天道流行，發育萬物，誠受之間，渾然一理。純粹至善，所謂性善者也。繼之云者，猶水流而就下，其有清濁遠近之不同，猶氣槩昏明，純駁有淺深也。水固本清及流而濁，不可謂之非性。此重釋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非性。○此

謂之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急則遲。清及於清也，則却

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

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朱子

曰人雖爲氣所昏而性則未嘗不在其中故不可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之則知此理渾然初未嘗捐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故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故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自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愚謂不知性之本善則不能自勉以復其初不知性有時而陷於惡則不能力加澄治之功二說蓋互相發明也○此重釋不是性中元有兩物相對而生但前以其本言則因相對而生此以其用言則曰相對各自出來

此理天命也順而脩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

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

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朱子曰

脩道雖以人事言然其所以

脩之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以愛章明之

觀天地生物氣象

本注云

周茂叔看○造化流

發育萬物

溥博周遍生理性

修達觀之使人良心油然而生此即周子窓前草不除去間之云興自家意思一般是也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

仁也

朱子曰物之初生淳粹未散最好看及

其盛便不好看見孺子入井時休惕惻

隱之心只信此二字便見得仁到他  
發政施仁其仁固廣然却難看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腔子猶軀殼也惻傷怛也

心無所不至故疾痛癢觸之則覺由是推之  
則天地萬物本一體也無往而非惻隱之心矣

○朱子曰彌滿充實無空缺處

如刀割著亦痛針刺著亦痛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然而然非有  
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也

朱子曰陰與陽對動與靜對以至盈信消長  
左右上下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反覆推  
之未有兀然無對而孤立者程子謂惟道無  
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亦未嘗不有對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直

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

喜怒哀樂未發

之時此性渾然在中亭亭當當直上直下無所偏倚此天下之大本而萬善之主也心有散逸則失其所以爲主唯能敬以存之則有以全其中之本體矣

伊川先生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

只是私心

公則萬物一體人已萬殊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朱子曰治心修身是本洒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

也至於所以然則理無精粗本末

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楊子  
摩頂至踵可以利天下而亦爲之楊墨各守一偏固皆失其中子莫魯之賢人也懶二者之偏欲於二者之間而取中夫中者隨時而在不能偏矣故君子貴於格物以致其知物格而知至隨時以權其宜而勝於一定之中則所執者亦

則有以識夫時中之理而於事事物物各有所然之中不待著意安排也若事安排則或雜以惠見之私而非天然之中矣

問時中如何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時中者隨時有中不可執一而求也意如

上章禹之治水九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暇入  
蓋得時行道任天下之責濟斯民之患如是乃  
合此時之中顏子之世明王不興以夫子之大  
聖而不得行其道則其時可以止矣故隱居獨  
善而篤瓢自樂如是乃合此時之中是  
二者若違時而易諉則皆失其中矣

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本注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

爲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  
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口  
无妄者實理之自然而無一毫僞妄也故謂之  
誠不欺者知實理之當然而不自爲欺乃思誠  
也。朱子曰无妄者自然之誠  
不欺是著力去後底故曰其次

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其未應不是先已應不

是後

沖漠未形而萬理畢具即所謂无極而大極也未應者寂然不動之時也已應者感

而遂通之時也已應之理悉具於未應之時故

未應非先已應非後蓋即體而用在其中不可

以先後分也○朱子曰未有事物之

時此理已具少間應處亦只是此理如百尺之

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

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

轍車跡塗轍猶路脉也道有體用而非兩端猶

木有根本是生枝葉上下一貫未嘗間斷豈可

謂未應之時空虛無有已應之際旋待安排引

入塗轍言此理具於象形事爲之先本一貫也

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言此理流行於氣形事爲之中亦未

聖人有一致也。朱子曰：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可見屈伸往來之義以理而言則屈伸往來自然不息以氣而言則不是以既屈之氣爲方伸之氣如釋氏所謂輪回者也。朱子曰：此段爲橫渠形而反原之說而發也。李果齋曰：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以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來去去造化之理不幾於窮。詩譯氏不明乎此所以有輪迴之說如復用

喜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  
返其理湏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日即月也  
以卦配月則自五月陽始消而爲姤至十一月  
陽生而爲復自姤至復九七月也消極而生無  
有間斷物極必返理之自然生死始終皆一  
理也

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  
更有甚事詳見前

問仁伊川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  
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蓋子曰惻隱之心

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仁者愛之性愛者仁之情以愛爲仁是指情爲性端之云者言仁在中而端緒見於外也或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是夫子亦嘗以愛言仁也曰孔門問答皆是教人於已發處用功孟子所謂惻隱之心仁也亦是於已發之端體認但後之論仁者無復知性情之別故程子發此義以示人欲使公流而遡其源也學者其深體之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

陽氣發處乃情也

以穀種喻心生之性便是愛之理

情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

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

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訓者以其字義難明故又假一字以訓解之

天理之當然所以裁制乎事物之宜故訓宜礼者

天理之節文所以別親疎

上下之分故訓別智

者天理之明睿所以知事物之是非故訓知仁

道至大包乎三者故爲難訓說者謂訓覺者言

不爲物欲所蔽痒癢疾痛觸之即覺夫仁者固無所不覺然覺不足以盡仁之蘊也訓久者言

天地生人，人苟氣同理以人體之，則惻怛慈愛之意自然無所間斷。夫仁者固以人爲體，然不可  
以訓仁也。朱子曰：「仁是愛之體，覺自是智之  
用。」仁統四德，故仁則無不覺，然便以覺爲仁，則  
不可。或謂仁只是人心之生理，以生字訓之，何  
如？朱子曰：「不必湏用一字，訓但要識得大意，通

透耳。

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朱子曰：性即理也。一語自孔子後，惟伊川

說得盡撲不破性即是天理那得有惡又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旣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天道流行賦與萬物謂之命事物萬殊各有天然之間統而名之謂之理人得是理以生謂之性是性所存虛靈知覺爲一身之主宰謂之心實則非二也推本而言心豈有不善自七情之發而後有善惡之分朱子曰旣發不善可謂之非心但有不善則非心之本體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

西却謂之流也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

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

性本乎理理無不善才本乎氣

氣則不齊故或以之爲善或以之爲惡○孟子曰君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朱子曰孟子專以

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昏明強弱

之不同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論雖各有所當然程子爲密

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

信仁義禮智分而言之則四者各立自然完具信實有是四者則謂之信故信無定位非於四

者之外別有信也。孟子論四端而不及信，蓋信在其中矣。李果齋曰：五常言信配五行而言，於四時之季，信已立於四端之中也。

四端不言信，配四時而言也。蓋士分旺於四時之季，信已立於四端之中也。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

之生道也

心者人之生型也。有是心斯具是形此言生人之道惻隱之心人之生道

此言人得是心故酬酢運用生生而不窮苟無是心則同於砂石而生理絕矣。朱子曰：心生道也。謂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之以爲心者，又曰：心是箇活底物。

橫渠先生曰：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

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爲風雨爲

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

教也

正家下同。渙然盛

大氣之義。渙然

定體。由是而立故曰始判。而爲上下清濁合而

虛周流上下亘古窮今未嘗止息者元氣

也。虛實動靜妙用由是而形故曰。

陰陽剛柔爲風雨霜雪凝而爲人物山川之形。散而爲

糟粕煨燼之杳淳消長萬變生生不窮皆道體

之流

行故曰無非至教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

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淳氣雜揉凝而成形者人

物萬殊所以生也陰陽推移循環無窮者天地大經所以立也游氣紛擾緯也陰陽循環經也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

事而無不在也

朱子曰物有體言爲物之體也蓋

體物言爲物之體也蓋

仁做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

朱子曰禮者曲禮也禮文之大小無非愛

敬與惻之心所發見者故曰無一物而非仁也

不然則禮

吳天曰明及爾出王吳天曰旦及爾

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王往通詩大雅板篇謂出而有所往也

日亦明也衍賓縱之意言天道昭明凡人之往來游息之所此理無往而在因是以證體物

王往通詩大雅板篇謂出而有所往也

不謬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良能者自然而然莫之爲而爲也朱子謂攝渠

此語尤精

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旣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

物自少以至壯氣日至而滋息者生而就滿也自壯以至老氣日反而遊散遊散者消而就盡也以其日至而伸故曰神以其日反而歸故曰鬼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

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

性原于天而人之所同得也惟大人者能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蓋性

本無二也故已有所立必與夫人以俱立已有所知必使夫人以周知愛必兼愛使人皆得所有發也成不獨成使人皆有所成也四者大人之所存心也立者禮之幹也知者智之用也愛者仁之施也成者義之遂也自立於禮以至成於義學之始終也張子之教以禮爲先故首曰士如是而後或蔽塞而不通不知所以順乎理則亦無如之何然其心固欲其同盡乎一源之性也此即大學明明德於天下中庸成己成物之道蓋西銘之根本也

一故神聾之人身四體皆一物而觸之而無不

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

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

橫渠易說。

謂純

一

也神謂神妙而無不通

也猶人之四體本一也故觸之即覺不待思慮  
擬議使一有間則痛痒有所不覺矣天地之  
爲物不貳故妙用而無方聖人之心不貳故感通而莫測

心統性情者也

橫渠語錄下同。朱子曰統是

主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

心者性情之主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惄惄之  
心性情主都下箇心字可見心統性情之義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

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牛不可開

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閉之也易開則達于天道與聖人一

有是氣必有是理此人與物之所共也由氣有通蔽

開塞故有人物之異由蔽有厚薄故人又有智愚之異塞者氣拘而填實之也故不可開此言物也蔽者但皆暗而有所不通皆可開也顧有難易之分耳及其既開則通乎天道與聖人一

此言人也

近思錄卷之一

近思錄卷之二

凡百十一條

此卷總論爲學之要蓋尊德性矣必  
道問學明乎道體知所指歸斯可究  
爲學之大方矣

濂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朱子曰希望也字本

作聯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

夫不得其所若達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

月不違仁

朱子曰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

學顏子之所學

朱子曰此言士希賢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

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通書下同。

朱子曰三者

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失科榮身肥家希出取

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爲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則

知斯道之大而其用無窮矣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朱子曰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

於文辭之陋也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

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

獨好者何學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士

蓋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史記曰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伊川

先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

曰然

聖人生知學者學而知之及其知之則一也聖人安存學者勉而行之及其成功則

也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

人

人物萬殊莫非二氣五行之所爲也然人則得其精且秀者是以能通于道而爲聖爲賢

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

智信

真者无極之真也。靜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而

所具之性

其目有是五者既曰本又曰末發

而

蓋本者

指其稟受之初未發者指其未與物接觸

而

形既生矣

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

動而七情出焉

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此言形生之後應事

接物之時也物感于外情動于中其目有是七者然喜近於樂怒近於惡愛近於欲其所以分

者蓋喜在心樂發散在外怒則有所激其氣憤惠則有所憎其意深愛則近於公忿則近於私愛施於人而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菴是故覺欲本乎已也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菴是故覺

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冀心養其性愚者則不

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

性動

則爲情然情炎于中未流益湧則反戕其性矣惟夫明覺之士以禮制情使不失乎中故能正其心而不流於邪僻養其性而不至於梏士愚者反是梏猶桎梏謂拘繫而暴殄之言人之所以貴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於學也

養一作往。朱子

事

行

求

至

誠

事

窮理之事力行求至誠履之事也或曰知所養應上文卷其性涵養之功與知行並進

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

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

此因上文

言所以誠之之道也信道篤則不惑行之果則不止守之固則不變朱子曰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顧沛偏覆漸離之際也○以上兩章論爲學之道詳盡其大綱有三焉明諸心知所往者智之事也力行以求至者仁之事也信道篤以下之事也勇之事也然勇之中亦備此二者故信之篤者勇之勇也知之勇也行之果者仁之勇也守之固者勇之勇也仁義忠信不離乎心者信之篤也造次顧沛出處語默必於是者行之果也以而弗失守之固也動容周旋中禮邪僻之心不生則幾於化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

勿言非禮勿動

禮者天理之節文非禮者私欲之害乎天理者也勿者禁止之

辭尤視聽言動克去己私則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此孔子教顏子爲仁之目而顏子

之所謂事者也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

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

中庸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拳拳奉持之貌服猶佩也庸智也凡得一善言善行則奉持佩服於心胷不敢忘也又語曰不遷怒不貳過怒所當怒各止其所不遷也才過即改已改不再不貳也又易繫辭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有不善而必知之是察己之明也知之而不復行是克己之誠也皆孔子所以稱顏子好學之道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

聖人生知故不思而得安行故不勉而中顏子猶必擇善而固執之然其博文約禮工力俱到其未至於

而聖以者持一息之間耳使非矩命而死則不淹時日所守者化

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

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  
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文集。後出聖學無傳不

知反身脩德徒以記問詞章爲學去道愈遠矣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

此章就猶累於外物一  
句反覆辨明蓋萬物不同而無理外之理凡  
天下之物理酬酢萬端皆吾性之所具也所謂

定性者非一定而不應也發而中節動亦定也  
敬而無失靜亦定也將送也事之往也無將事

之來也無迎動靜一定何有乎將迎寂然不動者有於內也感而遂通者應於外也牴用一貫何間乎

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旣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承上文而言苟以外物爲外凡應物者必牽已而從之是以性爲有內外如是則方其逐物在外之時在內已無此性矣其可乎蓋有意於絕外物之誘而不知性本無內外之分也旣分內外爲兩端則人在天地間不能定也夫天地之常

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常常理地天地之心運用主宰者是也情應酬發動者是也然而隨順萬事亦未嘗容情志故君子之學廓然文公何據於外物物來順應何往而不定哉此二句又此書之綱領也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咸卦九四爻辭憧憧往來不絕貌各以朋類從其所思蓋人之一心應感

無窮苟惡外物之議而欲除滅之將見滅於彼  
而生於此非惟日見其用力之不足而亦有不可得而除者矣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

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

亦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

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

人心各有所蔽

大槩在自私與用智之兩端蓋不能廓然而大  
公故自私不能物來而順應故用智自私者則  
樂於無爲而不知以有爲爲應迹之當然用智  
者則作意於有爲而不知以明覺爲循理之自  
然今惡外物之累已<sub>是</sub>自私之心也而求照無  
物之地是亦用智之過也猶反鑑以索照寧可

得哉蓋自私與用智雖若二病而實展轉相因也或問自私用智之語恐即是佛氏之自私也宋子曰常人之私意與佛氏之自私皆一私也但明道說得闇非專指佛之自私也愚謂橫渠欲去外物之累便已沂於釋氏故程子推其病源自然與釋氏相似然其自私類於釋而用智則又類於老要之二氏用意皆欲不累於外物而已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朱子曰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此說廓然而大公所惡於智爲其鑿也此說物來應而順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内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

忘物之爲累哉

自私用智之患其根在於外內外爲二以在外者爲非在內者

爲是然在外者終不容以寂滅故常爲外物所脫惟能知性無内外而兩忘之則動靜莫非自無所累故能明明則物來順應尚向外物之累

哉蓋内外兩忘則非自私能定而明則非用智也。朱子曰内外兩忘非忘也一脩乎理不是內而外也

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

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

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

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

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

聖人未嘗無喜怒是未嘗不私

也然其喜怒皆繫於而不繫此是未嘗用智也以自私用智之喜怒其視聖人之喜怒一循乎天理之正者豈不大相戾哉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

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朱子曰志

公觀則順則順則公觀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

焉如彼未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

朱之首爲耜耜之柄爲耒範土曰陶鑄金曰治聖人之言

本非不得已也蓋制發明天理以覺斯民猶民生日用之具不可闕也然其言寡而理無不該亦非以多言爲貴也

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

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矣後人徒志於爲文而不足以明理則非第

無益而已蓋不得其本末來書所謂欲使後人  
免流於邪僞反害於道矣來書所謂欲使後人  
見其不忘乎善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  
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  
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  
汲君子學以爲已苟求

汲人知則是私心而已

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

乾九三文言傳朱子曰內積忠信是實心擇言  
篤志是實事又曰忠信者如惡惡臭如好色  
表裏無一毫之不實擇言謂脩辭篤志謂立誠  
立誠即上文忠信又曰內有忠信方能脩辭德

以心言業者德之事德要日新又新故曰進業  
要存而不失故曰居進如日知其所亡居如月  
無忘其所能進德修業只是一事

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

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  
知之事也

至謂至善之地也求知至善之地而  
後至其所知所動者在知故曰可与

幾蓋幾者動之微事之先見者也致知以正其  
始則能得乎事之幾微矣智者知之至明也  
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  
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學之始終也

易傳下同。終即至善之盡變  
也既知所終則力行而終之

重在行故曰可與存義蓋義者當然之則存者  
守而勿失也力行以成其終斯能立乎事之則  
終終終聖者行之至盡也始

義矣聖者行之至盡也始

詳見孟子

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

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

坤六二文言傳敬主

于中則動靜之間心存誠謹自然端直而無邪曲之念義見于外則應酬之際事當其則截然方正而無回撓之私然義之敬義既立其德盛用達於外耳義非在外也

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

內直外方敬義交養其德自然盛大

故曰不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爲疑孤也

乎

德至於大則其所行無一而不備  
無往而不順故曰不疑其所行也

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

矣哉

震下乾上爲无妄震動也乾天也故曰動  
以天妄邪僞也動而純乎夫理則無邪僞矣

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既已

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故无妄之彖曰其匪

正有眚

不利有攸往心雖不出於邪妄而見理  
不明所爲或乖於正理是

即妄也即邪心也故无妄而有匪正之眚又事

至終无妄則得所止矣不宜有往往乃過也過  
則妄也故曰

不利有攸往

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

蓄成其德

大畜卦象傳考聖賢之行可以觀其用察聖賢之言可以求其心有見於

此則蓄德日大益

非徒多聞之爲貴

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傳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

咸者感也故咸卦皆以感爲義推

處中而無所私主則物來能應有

感必通也若夫有量則必有限有合

則必有不合此非聖人感通之道也

其九四曰

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恩傳曰感者人之動也故咸皆就人身取象四當心位而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感之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所謂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咸卦取象人身初爲拇二爲朋三爲股五爲脢上爲輔頰舌四當心位而不言心者感者必以心也有感則有通然使在此者有所私係則爲感之道狹矣必有所不通是悔也聖人之感天下如寒暑雨暘周徧公溥無所私係故無不通應所謂貞吉而悔亡

也或謂真者正也未有解爲虛中無我者愚聞之師曰諸卦之貞各隨卦義以爲正乾以健爲貞坤以順爲貞故曰利牝馬之貞虛中無我者成之貞也然此與象以虛受人異者蓋象取山澤通氣之義謂虛中以受人之感爻取圓爲感之主謂虛中以感人也惟虛則能應人之感惟虛則能感人之一也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無所不通乎憧憧往來者私心也若無私心則澄然泰然何至憧憧也惟其私心有係故其所思者有及與不及而其所感者有通與不通所謂朋從爾思者蓋思惟及其

朋類亦惟朋類  
乃從其思耳

君子之遇艱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

所失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脩其德

也

蹇卦象傳此教人以處險難之道自省其身而有不善則當速改不可以怠而廢苟無愧

焉則益當自勸不可以沮而廢君子反窮之學雖遇艱阻亦莫非進德之地

未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

䷡卦初九傳知行相

需不可偏廢非知之明則動將安之如目盲之人勤則不知所之也非行之力則明亦無所用

如足痿之人雖有見焉亦不能行矣

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治於中則說也

說見論語繹往

來紬繹也學者於所學之事時時思繹不以善

不懷義理

久則決治其中自然悅豫也

以善

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也

善有諸已足以及人信從者衆同歸

於善豈不可樂也蓋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與人爲苦之意如此

雖樂於以善及人然人或未

悶乃所謂君子也

經說不同君子者成德之名

信則亦安其在我而已奚愠焉蓋自信之篤而無待於外所以爲成德也

古之學者爲己欲得之於己也今之學者爲人

欲見知於人也

論見論語爲己者如食之求飽衣之求溫溫飽在己非爲人也

爲人者但求在外之美觀非關在我之實用故學而爲己則所得者皆實得學而爲人則無或爲善亦未誠心况乎志存務外自爲其誑善日消而惡日長矣朱子曰爲學且須分內外義利便是死路頭

伊川先生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方元寀字

道輔經所以載道猶懷所以藏珠治經而遺乎道猶買珠而還其珠詒見韓子覬足下

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

手帖○道非有形狀之可見蓋其志道之切行道之篤視聽言動造次顛沛不違乎道用  
力既久所見益爲親切如有卓然而立於前者則中心喜樂自然發罷不能矣

明道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爲心只是爲爲也

修省言辭者中有其誠省治之游以立實德也修飾言辭者中

無其誠虛飾之將以爲誇美也省飾之間乃天  
理人欲之分。朱子曰攢渠以立言傳後爲修  
辭居業明道所謂修辭但是非礼勿言

若脩其言辭正爲立己之

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

實事

敬義說見前誠意者合敬義之實而爲  
言也體當俗語猶所謂驗勘當也蓋

脩其言辭者所以擬議其敬義  
之事而非徒事於虛辭也道之浩浩何  
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

處則可以修業也

浩浩流行盛大貌下手謂用  
力處道之廣大於何用功准

立己之誠意始有可據守之地此終日乾乾大  
誠既立則其業之所就目以廣大終日乾乾大

小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

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

遺書下同。說並見易文言君子終日乾乾是

謂天行健之事可謂大矣然其實則惟忠信積於內而無一念之不實者爲用功之地修辭立

於外而無一言之不實者爲見功之地蓋表裏一於誠至誠故乾乾而不息

伊川先生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

理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

之迫切天地之化乃可知

有志於道懇切固然迫切之意也然迫切之

過而至於欲速助長則反害乎實理如春夏長秋成冬實固不容一息之間斷亦不能一日

而遠  
就也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孟子天資超邁故難學顏子天資純粹而功夫縝密進德有順力處故學者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湏是學顏子本注云有準的

明道先生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朱子曰知至則意誠善才明誠心便進文章是城僕制度之類此段恐是呂與叔自闇中來初見程子時

說話孟橫渠學者多用心於禮文  
制度之事而不近裏故以此告之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  
經義皆栽培之意仁者天地之生理性人心之全  
德也其體見於心固人之所本有然必內反諸已察之精養之厚有以見夫  
仁之全體實爲已有則吾心所存無非天理而  
後博求義理以封植之則生理日以充長而仁不可勝用矣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  
何事朱子曰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  
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學者  
恒當從事於博文約增之論以至于欲罷  
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其可以得之矣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湏量力有

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朱子曰學者志識固不可

不以遠大自期然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畧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

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張南軒曰學者當以聖人爲準的然貪高慕遠蹠等以進非徒無

益而又害之也

朋友講究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朋友相處非苟講究

之功無以漸深得於觀感自然通徹

湏是大其心便開闊譬如有為九層之臺湏大做

脚須得心不開闊則規摸狹陋而安於持守固滯而惰於進善

明道先生曰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

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說見孟子後難處困

則歷變多而慮患深

察理密而制事審○朱子曰曾

親歷過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

參也竟以曾得之

按程子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據明才辨不

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爲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

以能深造

平道也

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本注云時以經語錄

作一冊鄭毅云。審見邵道先生云。某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依一冊。明道先生見之曰。是時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熱。髮事胡安國云。謝先生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發赤及看明道。謂史又却逐行看。遇不蹉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諸頭。援引博學之士。○謝良佐字翹道。上蔡人。程子門人也。人心虛明。所以具萬理。而應萬象。有所繫滯。則本志未免昏塞。所貴乎讀書。將以存心而明理也。苟徒務記誦。爲博則書也。者亦外物而已。故曰。玩物喪志。○朱子曰。上蔡記誦明道看史。此正爲己爲人之分。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以上並明道語。○樂

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而進以進爲文  
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朱子曰減是退讓撙節收  
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然非人之所樂故  
須進步向前著力去做故以進爲文盈是舒暢  
發越快扁底意思是樂之體本如此然易至於  
流蕩却須收拾向裏故以反爲文又曰禮減而  
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  
故禮有報而樂有反

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  
得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父子君臣人倫  
底立於天地之間者必有而不容廢者也惟  
能全其天理而無私心者則處之各當其分而

行一不義之事殺一不辜之人雖可以得天下亦不爲也蓋堯舜殺裨無虧父子之恩湯武征紂無懼君臣之義皆無私心故也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

要此段擬當在首卷論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稟之不同則何以有上智下愚之不移故曰不然論氣稟之異而不原其性之皆善則是不淳本也故曰不明然性者氣之理氣者性之質元不相離判而二之則亦非矣○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孟子言性善是也論氣不論性荀子言性惡楊子言善惡混是也愚謂孟子推原性之本善雖未及乎氣質固不害其爲性也至於荀子但知氣質之或異而不知性之本同則是不識性也豈不害道要之必若程子橫渠之言始

備爲明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

論學而不明理則徒事乎詞章

記誦之未未爲知學也論治而不識其脉則徒講乎制度文爲之未未爲知治也

曾點漆廡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曾點言志以爲莫春

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而歸蓋有見於是道之大流行充滿而於日用之間從容自得有與物各適其所之意子使漆廡開仕對曰吾游之未離信開於是理必有見焉顧於應酬之際未能自信其悉中乎是理此其所見之大而不安於小咸所守之篤而必期於自信二者雖其行之未成要皆有見於聖人之大意。朱子曰默更規模大開

更續密蔡節齋曰點之意欲正間之意方進而未已

根本湏是先培擁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所造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

涵養心德根本深厚然後立趨向而

不差又勤而不已乃能深造○朱子曰收其放心然後自能尋向上去亦此意也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朱子曰敬主乎中義防乎外二者相

夾持要放下囊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又曰表裏夾持更無東走西作直上者不爲物慾所累則可上達天德矣

解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不學便老而衰

學問則義理爲主故閱理久而益以精明不學則血氣爲主故

閱時久而益以衰謝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志氣之勇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立志之不夫不剛則義理

不足以勝其氣質之固微學力不足以移其習俗之纏綿故曰只可責志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道義重則外物輕  
造物深則嗜欲微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仲舒詳見十四卷義者當然之理利者義之和也然君子惟欲正其義而已未嘗預謀其利有謀利之心則是有所爲而爲之非正其義矣道者自然之路功者行道之效也然君子惟欲明其道而已未嘗計度其功有計功之心孫思邈則是有私意介乎其間非明其道矣

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爲

法矣

思邈謂唐間人膽大則敢於有爲心小則審於察理智圓則通而不滯行方則正而不流

朱子曰志不大則卑陋心不小則狃妄圓而不方則譎詐方而不圓則執而不通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學而有得則暗者忽而明疑者忽而信欣然有契于心蓋有所

不能形容者安<sub>於</sub>布置即是  
著意強爲非真自得者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  
與妄爾

視聽思慮言動皆天理自然而不容已者然順理則爲真從欲則爲妄

明道先生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故切  
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

鞭辟近裏著已者切問近思已之謂也

而不泛遠則心德存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  
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

此是學

言以忠信而無二諭之欺謾行必實而無

而無一事之慢弛則以是行於遠方異

類猶可以誠實感通苟不信不敬則雖近而州

里之間其可得而行乎然非可以暫焉而強爲

之

也要以真積力久隨其所寓常若有見乎忠

信篤敬之道而不可湏臾離者如此一於誠實

自然信服無往而不可。以上皆切己之學切

問近思者致知之事也言忠信行篤敬者力行

之

事也誠論語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使渾化却與天

並見論語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使渾化却與天

地同體其次惟恭敬撫養及其次則一也

曰查子

辨

辨是私意人欲之消未盡者人與天地本同身

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

地同體質美者明得盡查滓是見得透徹如顏子克

己復舊天理人欲盡然兩段更無查滓其次既

已

未到此則湏莊敬持養以消去其憇。如仲弓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常如此持養久  
久亦自明微矣。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  
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乾主健主動。故進德脩業

皆進爲不息之道。坤主順主靜。故敬直義方皆以默藏之通。

九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始學而不知用力之地。則何以爲入道之端。既學而不知得力之地。則何以爲造道之實。學者謹其淺深。必各有所自得。不然。是未嘗實用力於學也。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豈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唯有此二者餘無他焉

二者爲己爲人之道也

振民謂興起而作成之  
育德謂涵養已德成己

咸人皆吾道之當然外此則無益之事非君子所當矣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

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朱子曰四

者嘗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愚謂學問思辨學者所以求仁自然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皆應切篤厚之意即

此一念便是惻隱之心流行發見之極不待更求而仁之全體可識矣故曰微上微下之道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

本注云西

銘言弘之道。說見論語弘寬大毅剛強也弘而不毅則寬大有餘而規矩不足故不能自立毅而不弘則剛強有餘而独陋自足故無以居之

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像柔厭饑有先後次序

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

古之學者有

序隨時隨事各盡其力優柔而不迫厭饑而有餘故其用功也實而自得也深後之學者蹤等務高徒資口耳之末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漫膏澤

七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

杜預字元凱作

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中語也江海之浸則漸  
積而深博膏澤之潤則優柔而豐腴此皆言涵  
養有漸而周備融液也至於所見若明徹而無  
晦則渙然而冰釋所有者安裕而莫逆則怡然  
而理順至於是其深造而自得也可知矣

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

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抱是實後之

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

在此言偃字子游子游小商字子夏二子在孔門固  
非顏曾比然其所言所事皆明辯而力行

之無非實也今之學者徒好高而無實得則亦何所鑒哉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

之至矣聖賢皆工夫到處慕則有此應

人生壽夭有命

而脩養之士保練精熟乃可以引年而獨壽國祚之脩短有數而聖賢之君力行仁義乃可以折天之永命常人資質其根先生知審行者亦遠矣然學而不已卒可與聖賢爲一乃是三者皆非一日之功苟簡陋越率而得之者蓋其工夫至到有此應效耳所以明學聖人者當真積力久而得之也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發乎

真心之謂忠推以及人之謂恕忠恕則親人情已故大公而至平致極至地學者進德則自忠

惄其極至

則公平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八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其理而已然言其理至公而無私必體之以人則其寬平普博之中自無有  
恤慈愛之意斯所謂仁也體惟幹骨也○朱子曰公則無情  
二則有愛八字屬理愛字屬人克己復礼不容一毫之私豈非公乎親親仁民而無一物之不愛豈非仁乎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惄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惄者推於此愛者及於彼作譬泉之源也惄則泉之源也

變則泉之源也。則雖通而無壅塞之謂也。惟其雖通而無壅塞故能流而澤物。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至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朱子曰爲學須要剛

毅果決攸攸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築以忘憂是什麼精神什麼骨肋

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旣能知見一切

事皆所當爲不必待著意纔著意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

真知事之當然則不待著意自不容已著意爲之已是私心所謂私者非安乎大理之自然而生乎人力之使然也徒以其意氣之

使然則亦必不能久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  
故君子莫急於致知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  
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  
流離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學是終身事則不  
而廢勉焉學死而後已可也顛沛流離必於  
是則無一事而非學無一時而不勉苟能如是  
其有得於斯道何必矣所以  
誘進學者之不容自己也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二異端不與焉一曰文  
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  
舍儒者之學不可釋教言爲訓釋古言爲詁儒  
者之學不可離有學訓詁點是也儒者之

學所以求道文章  
訓詁皆其末流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  
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  
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人之所以參天地  
心爲之主耳苟志有所苟又安能與天地參哉  
故玩習外物則正志喪失專意爲文亦玩物也

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  
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齊古之  
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

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能優而何

呂大臨  
字與叔

張程門人也杜元凱嘗自謂有左氏癖所著詞解凡十餘萬言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等賦徒

徇文詞務以悅人故曰頌能俳優倡駁也齊齊肅純一之意亦說見莊子

曰古者

學爲文學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據發胷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

者必有言也聖人道全德盛非有意於爲文而文自不可及耳曰游夏

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乘筆學爲詞章也

游夏蓋習於詩書禮樂之文者舊說子游作晉孔子夏作樂記之類凡此皆道體之流行人事

之儀則固未嘗棄筆學爲如此之文而亦非若後世無用之空言也

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

之文也

說見賁卦天文謂日月星辰涵養湏用之文人文明謂人倫禮樂之文

敬進學則在致知

朱子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二者不可偏廢使

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  
本益固二者亦互相發

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

爲志

性無不善人所同得苟安於小成皆自棄也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道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孟子言養氣曰必有事焉又曰是集義所生者人之所爲比合於義自反無愧此浩然之氣所以生也敬者存心而已若不集義安得謂之必有事焉

又問義莫是

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義者吾心之裁制中理者合乎事理

之宜也故有在事之心之別

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

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

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張南軒曰居敬集義工夫並進相湧而相成也若只

要能敬

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昭然無所為

而已烏得心體之周流哉

又曰集義只是事事

求簡是而已

朱子曰敬義工夫不可偏

發彼專

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

所謂義者或非其義

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目

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

取舍之幾焉則亦未免於昏懵

雜擾而所謂敬者亦非其敬矣

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湏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

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

言此以明集義之道必有事焉者也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是  
僞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與爲利清濁雖  
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志於求名則非務實  
有爲而爲則是利心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只是無纏毫私意有少  
私意便是不仁仁者天理之公心德之全也有  
一毫私意介乎其間則害乎仁

之全  
歸矣

仁者先難後獲有爲而作皆先獲也古人惟知

爲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

說見論語後猶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後先

難者自心之篤而不容一念之或闇克己之力而不容一事之非禮後獲者順乎天理而未嘗謀其私發乎誠心而未嘗計其效此仁者之事也或曰智者利仁是亦先獲也曰所謂利仁者以其察之明而後行之決蓋善而固執之者也未若仁者安行乎天理之自然而已又豈區區計功謀效者之爲哉前計謀之私則已非仁矣尚何利仁之有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說見論語學者所以學爲聖人也志希聖然後可與共學學原於思善

於致思然後能通乎道思而有實得然後可與立而物欲異端不能奪之既立矣又能通交而不端斯可與備蓋謹者隨時制宜

唯變所適又非執一者所能與也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已爲己者盡吾性之當然非有預本無外人已一致能盡己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矣然其成物也亦無非盡己之事也苟徒務外則將陷於邪篤反害其性矣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

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君子之學當日進而不已一或自止則智日昏而行

日弱矣唯聖人理造乎極行極乎成則無所進退或曰聖人純亦不已固未嘗不日新也曰論

其心則固無時而自己一念之或已則是間斷也何以爲聖人漏其進德之地則至於神聖而

接不窮有  
所加損也

明道先生曰性靜者可以爲學

外書不同○以靜而明行以

主靜爲

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

謠見

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

學莫大於知性直知

性之本善則知之大者忠信以爲質然後禮義有所措以忠信爲本則行之大者

伊川先生曰人安重則學堅固

躁擾輕浮則所知者易忘所守

者易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發

其一非學也

詒見中庸學不博則無以備事物之理既傳矣則不能無疑疑則不容

不問問或踈畧而不審則無以決疑而專正問審矣又必反之心思以驗其實思之而不謹則或泛濫而不切或穿鑿而過深則亦不足以揆所問之當否思之謹矣至於應酬事物之際而辨其是非疑似之間者必極其明而不容有毫釐之差焉然知之明行之不力則其所已知

者猶或奪於物欲之私而陷於自欺之域矣故以力行終之此五者雖有次第實相湏而進不容闊其

一焉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荅良久曰累

高必自下

張繹字思叔程子門人也學必有其序不容踰等積累而高必自下始也

明道先生曰人之爲學忘先立標準若循循不

已自有所至矣

標識準的蓋期望之地也爲學而先立標準則必有好高踰等

之患故莫若循序而進孳孳不已自有所至朱子曰此如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觀顏子喟然之歎不於高聖瞻忽更用功却就博文約禮上進步則可見矣

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尹焞字彥明

明程子門人也始學之士未知嚮方教之以大學使其知入道之門進學之序也然學莫大於求仁繼之以西銘所以使其知仁之本而無私已之蔽也然有待於半年之後者蓋欲其厚積誠意蠲除氣習以爲學問根本也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

心苟欲無心則必一物絕滅思慮槁木死灰而後可豈理也哉故聖賢未嘗無心特是心之所存所用者無非本天理

之公而絕乎人欲之私耳

謝顯道見伊川

一本作伯淳

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

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

發得太早在

至誠之道不思而得初何容心然未能篤精仁熟而遽欲坐忘絕念

此告子之不動心反爲心害者也

伊川直是會鋟煉得人說了

又道恰好著工夫也

鋟煉治工之治金言其善於成治人也心無紛擾乃

進學之地故又曰恰好著工夫○朱子曰人所

患者不能見得大體謝氏合下便見得只是下學之功都欠故

道恰好著工夫

謝顯道云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

怕人執著一邊

朱子曰：上蔡因有發於明道玩物喪志之一言，故其所論每每

過高如浴沂御困何思何慮之類皆是墮於一偏

橫渠先生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

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

說見易繫辭

學以神知之功也。然事理素定於內，則施於外者無不順順於致用，以安其身行之功也。然所用既順於外，則養於內者益以厚。此明内外之交養而知行之相資也。

窮神知化

乃養盛自至，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

未或致知也。

正蒙下同。○神者妙萬物而無方，化者著萬物而有迹。窮神知化，蓋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知行交養德盛所致  
非思之所能得勉之所能至者故君子惟盡力  
於精義以致其用利用以崇其德自崇德之外  
則有所不能致其力者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  
知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萬物本無非善天命流行賦予  
所謂天地之性也氣聚成形性爲氣質所拘則有純駁偏正之異所謂氣質之性也然人能以善道自反則天地之性復至矣故氣質之性君子不以爲性蓋不徇乎氣質之偏必欲復其本然之善孟子謂性無有不善是也○朱子曰天地之性專指理而言氣質之性則以理蘊氣而

言又曰性譬如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  
以汙器盛之間則濁澄治之則本然之清未嘗不在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義理  
質相爲消長德不勝氣則氣爲之主而性命拘  
於雜糅之質德勝其氣則德爲之主而性命全  
乎本然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  
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窮萬物之理而盡一已  
之性此問學之極功也

學至於是則杳淳渾化義理昭融所性者即天  
之德所命者即天之理尚何氣質之爲累哉獨  
死生壽夭則稟氣有定數而不可移耳○黃勉  
齋曰窮理盡性則不但德勝其氣而已且將性  
命於天矣德以所得者而言理以本然者  
而言故性曰天德命曰天理一而已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

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領惡而全好見戴記鄭氏曰領猶理

治也好善也人之氣質不齊要皆稟于天也陽明而陰暗則清而陰濁稟陽之多者明而不暗故德性用寧陰之多者濁而不清故物欲行若夫貨物欲之惡而不得行全德性之好而盡其用者其必由學乎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者也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萬物一體性本無外苟拘

於耳目之編次則私意蔽固藩籬爾汝安能體物而不遺惟聖人能盡此性故心大而無外其

體物與已本無間然也○朱子曰體猶體謂之體若自身入事物之中究見其理又曰只是有

私意便内外扞格只見得自身上事凡物皆不得與已相關便是有外之心○孟子謂

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

不足以合天心人能主心德之大則知性知天矣無一物而非天故天大無外

人之心苟猶有外則與天心不相似

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

焉則與天地萬物相似矣

意必因物而起故私意見於萬事接物之間而

始至終有此四者橫渠先生謂之母皆爲禁止之音故以此爲聖人設教之道謂自學以至於成德其所以克治靜者不外乎此所謂兩端之教也意者勇心之拂故曰有思必者期望於終故曰有待固者期於已往故曰不化我者成於己私故曰有方○朱子曰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義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或問四者相爲然始而曰有一焉何也曰曰人之爲事亦有其初末必出於私意而後來固執而不化者若曰純私意則三者皆無所曰絕一斯可矣何用更言總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

士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歟

說見論語反天理則所起日以

高志尚人以成明

所趨日以況溺

崇夫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知

安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

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論見繫辭上篇人能通晝夜惟陽之變智則崇

矣所以敬天也又能守品節事勤之禮誠斯成

焉所以法地也智禮相資而成算惟道義之所

從出猶天地定位而易之理行乎萬物也○或或

問禮成性之說朱子曰如習禮樂之說之意又

曰性者我所得於天底道義是衆人共由底

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達孟子謂人有德慧

衍智者常存乎穀疾以此

繫辭曰困德之病也

時則據心危懼而無歸修之誠故其見理也明  
自窮厄而有反本之思故其從善也敏德慧  
謂德之急務智謂術

之智疚疚父母患也

蓋有教動有法畫有爲育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言有數也非先王之德  
不敵行動有法也終日乾乾畫有爲也夜氣  
所養育有得也氣之出入爲息一息而必有所  
養而目之開闔爲瞬一瞬而必有所存也此言  
君子無往無時而非學也

橫渠先生作訂頑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

乃混然中處

朱子曰天體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德也以至順而位乎下

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貌然之身

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

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者其性情也

乾者健而有

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

當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

以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愚

按禮記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

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即西銘之原也

陰此天地之氣

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朱子曰乾陽坤陰此

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坤混然中處之實

可見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朱子曰人猶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

矣

爲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體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未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神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已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孺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大君者吾父

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

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

允天下疲癃殘疾惄獨鰥寡吾兄弟之顛連

而無告者也

朱子曰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九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祐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

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九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惄獨鰥寡非

吾兄弟之無告者而何哉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榮且不憂純

乎孝者也

朱子曰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又曰若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

大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

切齋達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

肖者也

朱子曰不循天理而捕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天理

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

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知化

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朱子曰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

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是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又曰化底是氣有迹可見故為事神底是理無形可窺故為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無懈朱子曰孝經引

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憚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來踐夫形者也惡旨酒

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頴封人之錫類朱子曰好飲酒

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遇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教育英才如頴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求錫爾類者廣矣三不弛

勞而在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尊申生其恭

也

朱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疾豫其功大矣故事大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

天之辨也

申生無所逃而待尊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惜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

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

奇也

朱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羊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

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

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

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

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

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

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

之用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王者矣

汝於成也

朱子曰富貴福澤所以不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

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固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顯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

其心亦死而已矣存吾順事汝吾寧也

朱子曰孝子之

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懼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夫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與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明道先生曰奇頑之言極醇無雜秦漢以來

學者所未到。又曰訂頑一第意極完備乃

仁之體也

仁者本以天地萬物爲一體

學者其體此意令

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

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體認此意實爲我有所謂

真知而實踐之至此則又有見於大本一原之妙矣又曰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

普萬物而無私天德也

又曰游酢得西銘讀

之即淡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言語之外者也

游酢字定夫程子門人也中庸推本乎天命之性中

者性之體而和者性之用致中和至於天地位萬物育焉則原於天命之本然而能以人物之生同焉是氣以爲體同具是理以爲性雖有差等實無二本也今一祖同仁者亦所以盡一己之性而全天命之本然耳此即中庸之理也○楊中立問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何如伊川先生曰擴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本注云

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胡時字中立  
程子門人也。西歸以天地爲父母。萬物爲同  
體。是理一也。然而貴賤親疏上下各有品節  
之宜。是分殊也。若墨氏惑於兼愛。則泛然並  
施而無差等。施之父母者。施之路人。是親  
疎。並立而爲二本也。○或問。理一分殊。如何。  
胞吾與大君家相長。幼殘疾皆自有等差。是  
分殊處否。朱子曰。此是一直看下。更須橫截。  
看天氣而地質與父母因是一母。然吾之父  
母與天地自是有个親疎。同胞裏面便有理。  
一分殊。吾與裏面亦便有理。一分殊。龜山正  
是疑。同胞吾與爲近。於墨氏不知同胞吾與  
各自有理。一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  
殊。在其中矣。 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  
之罪。兼愛而無義。  
徒知分之殊。而不知理之  
一則其蔽也。爲已之私勝。

而失其公愛之理。楚知理之一而不分之殊，則其過也。兼愛之情勝，而失其慈愛之宜。

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

別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

比而同之過矣。分立而推其理之一，則無私勝之蔽。此爲仁之方。西銘是

也。毫無差等而迷於兼愛，則其極也。且彼欲

至於無父此害義之賊墨氏是也。且彼欲

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

乎。西銘本言理一，欲人推太公之用，因龜山有兼愛之疑，故程子又明其分之殊，蓋莫

非自然之理也。或曰既言理一，又曰分殊，是理與分爲二也。曰：以理推之，則並生於天地。

之間者同體同性不容以異調也然是理也則有品節之殊輕重之等所謂分也者特是理之等差耳

非二端也

又作砭愚曰惑言也於思也過動作於謀也  
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苟人無  
己疑不能也言論動必以思而出也動筆語必以謀而作也

動見乎四支謂非本於五心是忘也本於吾心而說人之不可疑也

過言

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  
已當然自謬也欲他人已從謬人也言之過者非其

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失其誠之實然也失於誠而爲過言繆迷其四體而爲過言苟之過者皆望之而非故也或者卒於改過者以爲已之當然是自誣其心也既諭改而自誣又爲人之從之是誣人也此夫子所謂小人之過也以文孟子所謂過則猶之又尚焉爲之也

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爲己盛失於思者自謂爲已誠不知戒其出者歸咎其不出者長歎且遂非不智熟登焉

謂出於心者謂之失於思乃故爲也

不熟所謂熟以爲熟則長歎而慢愈過矣

謂之失於思乃偶失耳不知歸咎於

於偶失反自誣以爲自然則遂非而過不改矣○舉者深省乎此則一念德歸忘知輕警情

之功亦大矣然其於驗以目觀者克治尚如此  
之嚴况乎過之非戲詛以者豈復留之繙芥以  
累其身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後愚

伊川曰是起爭端改訂頑曰西銘砭愚曰東

銘頑者暴忍而不仁愚者昏塞而不智訂頑  
上仁而義在其中砭愚主智而禮在其中

將脩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否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文集下同○誠見論語君子脩己之道必以厚重爲本苟浮則無受道之基然徒重厚而不知學則德亦固滯而不進矣然進德之道必以忠信爲主

而求忠言之輔者莫急於交勝已之賢但或吝於改過則無所施其責善之道賢者亦不我親矣○學則不固之說與本文異此自是一義有益學者故取焉此錄經說有與本文異者故此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漫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洛書字巽之朱子曰橫渠設此語正要學者將此題目時時自省積以貫熟而自得之耳又曰人於義理須如所謂恍然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得處未知立心惡惡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

不精立

立心未定而多思致惑則所向或移講治心既定而講治粗躁則所業莫進

之思莫乘術內雖勤而何厭

所以急於可欲者

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

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

往

承上文而言致思講治乃窮理之事皆在吾學術之內初何厭乎勤此言講治之貴精然

所以急於明可欲之善者蓋欲先定吾志無所

疑然後能若决江河進而不可謂此言亦心

定

以此遜此志務時敏研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

之美然自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

以聽其自商非所聞也

遜順地遜此志則立心

急如是則所修乃日見其進也說見尚書

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

小在人能弘之而已

明善者爲學之本知之既固守之則此德有

立擴廣之則此德日大苟以忽

心視之則所見者亦淺微矣

今且只將尊德

性而道問學爲心日自來於問學者有所背否

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

達以此叢葉一年安得不長

博者崇尚敬持之意道由也由學問

而惟恐皆違崇德性而惟恐懈怠日以此自省  
之歲月則內外兼進矣尊德性則是約禮上

達之事道問學則是博文下學之事。每日湏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

學者日省其身所以增益其不知者何如所以改治其不善者何如以是存心則德日新矣

讀書求義理編書

湏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

此問學上益也

讀書者必窮其義聖不徒事章句訓詁之未編書者必求其言錄之功多於前

歸不徒務博治紀錄之功多於前哲之言行以廣所知則學日進矣勿使有俄湏閑度逐日似此三年然後有進

君子之學一有間斷則此心外

動德性日篤矣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

世開太平

天地以生生爲心聖人參贊化育使萬物各正其性命此爲天地立心也

達明義理扶植綱常此爲生民立道也

緜絕學脉道統開太平如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利

垂於萬世學者以此立志則所任至大

不以小成所存至公而不苟於近用

所以傳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便除去

了世俗

一副當舅熟繩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

繩即上表苟能除去了副當畱習便自然脫

洒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

學禮則可以消除習俗之累又有

自守而

湏發心寬懷公平以來之乃可見道况德性自

廣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

橫渠

易論。人之德性本自廣大故必廣  
太心求之偏狹固無益豈足以見道。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  
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

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

不知

橫渠論語說。言人虛無狃於下問  
內則欺已外則欺人終於不知而已。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

橫渠孟子說下同。故所以然也。應也。心通乎道則能盡夫事理之所以然。故應也。

心通乎道則能盡夫事理之所以然也。

心通乎道則能盡夫事理之所以然也。應也。

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

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所貴於學正欲由篤氣質矯正

偏激不然則非爲已之學亦何以推明聖人人之

蘊哉。朱子曰寬而栗柔而立剛而無虐簡而

無傲便是教人變化氣質

文要密察心要洪放

語錄下同。文不密察則見理之廉謙心不洪放則所

帶有缺

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湏有疑必

有不行處是疑也

始學之士知必有所不明行必有所不通不知疑者是未

確實用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心大則寬平弘遠故

處已待人無往而不達心小則

偏急固陋無所處而不為病也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

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

身由之只是俗事

人有好惡學問之功者然心不忘乎學則日用無非道故曰

白即是實行心苟忘乎學則日用而不知故曰

只是俗事實行與俗事非一事特以所存者不

耳

合内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合内外一致就已而爲表裏

言也平物我者物我

解合已而爲言也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

意必穿鑿竊意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

業者是代大正斷而不傷手也事皆是也爲

如業立言立  
業則界

謂之不遺矣

議若穢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變者非常行  
之事也自非見理明制義精者不足以與此苟

學未至而輕於語變則知其學術之源已不正

操術以清

論

斤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

行已無憲則是非善惡有所取

正德可以增益其所未知所未能苟固

有人不知人之知是則非求益者也

有人不

肯盡其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

無所不說人不肯言其知之所得知之所至使

人不可得而見者蓋苟安自足恐人

之非已又非若顓子之如愚  
於聖言無所不说者之比也

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墮不肯自治  
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急於自洽何暇務外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  
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志小  
於自足故怠惰而無新功氣輕  
則易於於自大故虛誕而無實得

近思錄卷之二